2024年11月28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王霞 主编:吴综绩 美编:王诗波 校对:沈钰
网上新闻:http://www.danzhou.gov.cn
今日儋州

吾乡吾土

儋州醉人是山歌

■ 吴文海

你问儋州山歌历史有多久,唱首山歌回答你:“该知儋州民歌史,几千年久知不呢?女男歌手班班辈,古代唱歌到现时。”你问儋州何以称歌海,还是山歌回答你:“儋州自古称歌海,山歌催得百花开;人人都是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

地处海南西北部的儋州,山海相望,江河纵横,湖泉点缀,自古就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儋耳山因“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道人曾在此修炼,山虽不高有仙而灵,苏东坡赞誉它“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儋州人身上因而似乎也有那么一股道骨仙风飘逸洒脱的气质。北门江水缓缓流淌,自南丰地面一路由东向西过州城汇入新英海,将偌大的一个儋州地境分割为水南与北岸两个泾渭分明的地界,北岸水南地貌口音各异,民俗民风也不尽相同。享有“宝岛明珠”美誉的松涛水库,用它丰沛的水源灌溉了儋州大地的五谷丰登,滋润着儋州百万子民的富足繁华。洋浦深水良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从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偏僻小渔村,一夜之间跃身成为海南自贸港的样板间……生而为儋州人,何其幸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至今,秀水青山孕育出儋州人豁达的胸襟和开朗的性格,他们热情好客,吃苦耐劳,豪爽乐观,坚韧不拔,正如那扎根于石缝间的仙人掌一样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民风淳朴的儋州人于日常劳作之余,文人雅士于酒肆茶屋结社唱和吟诗作对,村夫野老在山坡田头勾手调声唱山歌,这样的场景随时随地可见,以至于一个区区百多万人口的城市,竟凭着自身的艺术魅力成为全国唯一同时获得“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国书法之乡”称号的城市,儋州调声更是不遑多让闯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本地学人考证,儋州山歌发源于北岸地区,早在宋代之前已风行于民间,村夫野老黄发垂髫都会吟唱调声。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贬居儋州期间,曾描绘当地人的山歌活动“夷声彻夜不息”“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相传,一天苏东坡在路上遇见一位老婆婆正往田间送饭给丈夫,便和她打趣逗笑:“云鬓蓬松两腕粗,手携饭榼去寻夫。”不想,老婆婆不愠不怒,反唇相讥:“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无?”惊得苏东坡赶紧给她赔礼道歉。

要说儋州历史上谁的山歌名气最大,即便是妇孺老幼都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非张刚和吴德裕莫属。这两个都是清代嘉庆年间人,隔着北门江相望而居。张刚居于水南,34岁考中举人,因在家排行第二,儋州人亲切地称他张刚二,在民间享有“歌王”称号。相传,他在未中举人之前,一天晚上与情人约会,从一更天苦苦等到五更天始终不见情人到来,白天归去便作一首山歌《叹五更》直抒胸臆,从“初到头更坐一霎,扬声哥唤侬不听。天边不有飞鸿过,付信催姑紧步行。”到“坐到四更身冻冷,见侬不来鞋上踌。都起身忧侬又到,十遭举步九难行。”最后“坐到东边天色靓,算来不定有六更。如有六更鼓的话,守到六更了而行。”那句句歌声将痴心熬夜苦等情人不见而落寞失望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堪称是儋州山歌的巅峰之作。吴德裕生于北岸,曾在附近邻村当过私塾先生,儋州人称他为“风流才子”。他的山歌内容多为一些男女风花雪月之事,意境奇特,想象丰富,手法娴熟,生活气息浓郁,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贩妇牧童都能闭着眼睛传唱的“一个石头扁二扁,哥坐一边侬坐边;石头生得千年老,等哥与侬坐千年。”以及“伸手予姑咬个印,越咬越见侬情真;咱侬离哥离不得,咱哥分侬也难分。”等等,这些短小精悍脍炙人口的山歌,据说就是出自吴德裕之口。

有了文人墨客的参与,使得原本出于村夫野老之口,风行于田头路边,显得有些灰头土脸的儋州山歌终于正儿八经登堂入室变得雅俗共赏起来。儋州山歌言情争理,叙事抒怀,劝世教化,褒贬时政,内容无所不含。演唱方式随心所欲不受拘束,坐地能唱走路能唱,一人可以独唱,两人可以对唱,几十个男女可以站成两排勾手调声对唱,大型喜庆活动多至成百上千人集会调声庆贺也已习以成俗司空见惯。

千百年来,儋州人在这悠悠的歌声中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后来慢慢地还是觉得不够过瘾不够尽兴,便有民间艺人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自发组建儋州歌剧团,编创剧本,置办行头,按生旦净末丑招募演员,将山歌调声搬上了舞台,这其中,家喻户晓名气最大的要算宝山歌剧团了。洋浦人唐宝山自幼酷爱山歌,早年间参加儋州山歌大赛一唱成名,后来用自己的名字成立“宝山歌剧团”,自编自导,几十年间创作的大中小山歌剧不下一百台,剧中山歌调声将近十万首,每年演出多到两百多场,足迹几乎遍及儋州境内每个村庄。

儋州能够赢得“歌海”的美誉,当然还远远不止于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错落有致的儋州村落,时不时就有一阵阵悠扬的山歌声从村头巷尾随风飘进你的耳根;随便拨通儋州男女老少的手机,耳边响起的彩铃声大都是山歌调声;轻轻点开儋州后生哥槟榔妹的微信群,抖音里传出的是山歌调声;就连在公园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播放的舞曲也是儋州调声曲。

平常日子如此,逢年过节、结婚生子、新居入住等各类喜庆日子,山歌调声更是如龙门激浪惊涛拍岸,那场面那气势震撼得让人驻足流连,醉而忘返。

那年,市里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千人调声庆丰收的场面当仁不让成为整个庆典活动的重头戏。几十支来自民间的调声队伍衣服款式独具一格,颜色无一雷同,偌大的文化广场宛如一个五彩缤纷的服装展示中心,人如潮,歌似海,男声如海啸山呼江河翻涌,女声像银铃清脆柔情似水。古老的山歌调声正如千年古树发新枝,内容与时俱进融入了时代的最强音。

去年元旦期间,我们上头村环村道路通车,驻村工作队专门请去宝山歌剧团在他们学校操场上整整唱了一个晚上的大戏。其中有一台山歌剧名叫《儿大爹三岁》,故事情节离奇曲折环环相扣,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整个剧情从头到尾几乎都是用山歌对唱的方式起承转合,悲愤时歌声如战马嘶吼让人血脉偾张,愉悦时歌声似行云流水令人心旷神怡,博得台下黑压压一片的观众掌声不断。

今年初秋时节,我们下头村举行重建祠堂落成典礼,他们村长特地邀请了北岸地界十里八村最有名气的恩哥和英姐一对“歌爸”“歌妈”设坛对唱两天两夜,引得四邻六路的男女老少都赶来围观,场面热闹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对唱开始,恩哥右手一甩,“啪”地一声,将那把随身携带的专用纸扇打开轻轻摇摆,仰起脖子,张口就来一串悠长的引腔“哎呀——”,给人一种十足抒情的韵味,然后,歌声如天上白云缓缓舒展:

喜讯传来声震动,听闻南北到西东;
宝地入祠开庆典,酬答祖宗情意浓。

唱完,右手一抖,又“啪”一声潇洒地将纸扇收拢,面带笑容,目光炯炯,绅士般彬彬有礼地向英姐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轮到英姐,她那桃花脸微微带笑,一双丹凤眼秋水明眸,鲜红的樱桃小嘴一张:

哎呀——
入到祠堂心触动,山青水美好文风;
人山人海齐欢庆,炮竹打多满地红。

别看恩哥和英姐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们对唱起来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押韵工整,意味深长,夸赞下头村物华天宝的歌句如小溪流水源源不断。到了下半夜,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起哄起来:恩哥,英姐,这个唱够了,来些争理的。一人呼百人应,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众都跟着嚷嚷起来:是哩,是哩,唱些争理山歌来过瘾过瘾。

两人稍作停顿,各自端起杯来喝口水,相互交换下眼神,恩哥双手作揖:女士优先,英姐你起个头。

英姐巾帼不让须眉:恩哥,那我就献丑了。

哎呀——
你说何物两面口?何物两只尾生钩?
何物长眼在腰骨?何物双尾又双头?
这小菜一碟,恩哥张口就应:
哎呀——
我见剪刀两面口,剪刀两只尾生钩;
剪刀长眼在腰骨,剪刀双尾又双头。

两人你呼我应你唱我和,英姐步步为营紧追不舍,恩哥见招拆招从容应对。渐渐地英姐感觉形势有点不妙,两道柳叶眉稍微一锁,接连抛出一串杀手锏:

月亮圆圆天上走,丹桂生在月肚泡;
哪边该叫为月尾?哪边该叫做月头?

这题出得有点叼,要是一般人恐难接招。但恩哥不是一般人,他急中生智:

一轮圆月天上走,七海三山月亮照;
二十八九月在尾,转回初一是月头。

像这样偷换概念,儋州人称之为争横理,是需要脑筋急转弯的。

整个下半夜,双方唇枪舌剑,现场气氛高潮迭起,甚至后面都快到了拔剑弩张脸红耳赤的地步,直唱到三更鸡啼终究还是难决高下。围观的人们也全都像喝多了番薯酒似的,跟着恩哥英姐的节拍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如痴如醉。明天还要出工,村长意犹未尽地大手一挥:都回家睡去了,明晚继续!

在这个民心相连民声相通的今天,儋州山歌调声已经不甘拘囿于家乡这块弹丸之地,早已走出琼州海峡飘向了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省内省外、工厂商城、学校医院,只要有三五个儋州人聚集在一起,时不时就会听到儋州山歌调声在你的耳畔悠扬响起。那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儋州儿女组建一支医疗队紧急驰援武汉,在方舱医院那阴森恐怖的环境中,他们镇定自如,不慌不乱,在繁忙劳累的工作之余,为了给医院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尽量舒缓病人的压抑紧张情绪,一有空闲,照穿着那身防护服站成一排手勾手就调起声来。唱得最多的是《嘎姑九点半》:

听啊见凤啊说声,
嘎姑九点半,
嘎姑九啊点半点半。
小啊小水纷纷大呀大路烂,
怎得闲心逻(游玩)呀么凤的花栏。
项啊久(以前)一人在啊一处处,
咱姑照等凤,
先处(哪个地方)哥嘎姑不去,
等到好哥嘎啊而来,
嘎而来,嘎啊而来。

歌声欢快,舞姿轻盈,一时间整个方舱医院都沉浸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当中。一些轻症患者竟随着旋律跟着儋州医护人员一起摆弄手臂扭着腰舞动了起来,陶醉在如同天籁之音的儋州山歌调声中,醉得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病情。

红尘随笔

遇见最美的冬天

■ 李明红

在岁月的长河中,冬天总是带着它独有的韵味翩然而至,或凛冽,或温婉,或寂静,或热闹。而于我而言,最美的冬天,藏在那有着独特风情的西充,那片承载了诸多记忆与美好的土地上。

西充的冬天,是极少下雪的,宛如一位矜持的佳人,将那漫天飞雪的浪漫悄悄藏起,只偶尔在岁月的间隙里,才肯洒落些许银白的惊喜。所以,当多数地方都在以雪为笔,绘就冬日的壮丽画卷时,西充有着属于自己别样的冬日景致,绘就着另一番别样的风情。

气温骤降时,温度计上的刻度停留在十二三度左右,这时,只需穿一件厚毛衣,再外套一件羽绒服,便能暖暖和和地度过整个冬天。霜降过后,水田里会结上一层薄冰,那薄冰像是大自然悄悄铺上的一层晶莹剔透的纱,在阳光的映照下,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似无数细碎的宝石散落其间。田间的小路变得清冷了些,往日里活跃的虫鸣蛙叫都销声匿迹了,只剩下风吹过路旁干枯的野草发出的沙沙声,仿佛在低吟着冬日的诗篇。

清晨,推开窗户,一股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瞬间让人清醒。那空气里带着些许田野的气息,混着淡淡的泥土芬芳,虽冷冽,却也让人觉得格外清新。远处的山峦,在冬日的笼罩下,褪去了往日的翠绿,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枯黄与褐红,像是被大自然用一支饱蘸秋色的画笔,随意地涂抹了几下,勾勒出一种别样的苍茫与寂寥。山上的树木,有的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干枯的枝桠,向着天空伸展着,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繁茂与此刻的坚韧;有的还挂着些许残叶,在风中瑟瑟发抖,却又倔强地不肯离去,似乎仍眷恋着枝头的那一方天地。

沿着乡间的小道漫步,脚下是枯黄的落叶,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是落叶在与这个世界做着最后的告别。路边的草丛里,还能看到一些不知名的小野果,红彤彤的,在一片枯黄中显得格外醒目,像是冬日里燃起的点点星火,给这清冷的世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偶尔会遇到一两只觅食的麻雀,它们在地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地叫着,给寂静的冬日带来了些许生机。看着它们灵动的模样,不由得想起儿时那些试图追逐它们的欢乐时光,只是如今,只是静静地看着,不愿去惊扰它们的自在。

午后的阳光,是冬日里最温暖的馈赠。这时,村子里的老人们便会搬着小板凳,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或是门口的空地上,眯着眼睛,享受着那难得的暖阳。阳光洒在他们满是皱纹的脸上,仿佛岁月的痕迹都变得柔和起来。他们有的会唠唠家常,说起往昔的故事,那些久远的岁月在他们的话语中变得鲜活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有的则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针线,修补着家里的衣物,那专注的神情,让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质朴与安然。而孩子们也趁着这暖和的时候,在村子里的空地上嬉笑玩耍,他们的笑声如同银铃一般,在冬日的空气中回荡,让整个村子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那场景,可不就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暖时光的前奏,虽此刻还未到灯火亮起之时,但那浓浓的亲情与生活的烟火气,已然在这午后的阳光下弥漫开来。

到了傍晚,夕阳渐渐西下,天边被染成了一片橙红色,那绚烂的色彩,如同是大自然用最浓烈的颜料,在天空这块画布上尽情挥洒。余晖洒在村子里的屋顶上、墙壁上,给整个村子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烟囱里开始升腾起袅袅炊烟,那炊烟缓缓地向空中飘散,带着家的味道,仿佛在召唤着在外的人们回家。走进家门,屋里暖烘烘的,厨房里传来阵阵饭菜的香气,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一边分享着一天的见闻,那温馨的画面,让人忘却了冬日的寒冷,只沉浸在这浓浓的亲情之中。

西充的冬天,虽没有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阔豪迈,却有着它独有的温柔静谧。它像是一首舒缓的诗篇,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着生活的点滴;又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以简单的色彩勾勒出岁月的静好。在这里,每一处景致,每一个生活的瞬间,都是最美的遇见,都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珍藏。

那些打雪仗、堆雪人的欢乐记忆,或许在这里是稀少的,但那又何妨呢?我们有田野上薄冰的晶莹,有山峦间枯枝的诗意,有午后阳光下的欢声笑语,有傍晚炊烟里家的温馨。这些平凡而又珍贵的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西充最美的冬天,让我在每一个寒冷的日子里,都能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让我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眷恋着这独属于西充的冬日时光。

当岁月流转,无论走到哪里,我想,西充冬天的模样,都会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间,那是我遇见的最美的冬天,带着质朴、带着温暖、带着生活最本真的美好,永远熠熠生辉,在记忆的长河中,永不褪色。它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寒冷,只要想起它,便能让我找到心灵的归宿,找到那一份独属于冬日的宁静与幸福。

《绿韵》(油画) 张泽琼 作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④

孤岛战旗红

■ 李盛华

(接上期)

反掌向外,要么迫使岛西中共琼纵的詹汉行所部,溃散或漂流到北部湾的海里去;拊掌向内,即驱散其聚集于岛中央的原始高山雨林之中。非常自负的薛岳认为,论行军布阵施计用谋上,他信心满满地握有几把杀手锏,让大陆穷追而来的四野邓华所部望洋兴叹、怯而止步;让岛上的琼崖纵队琼西詹汉行所部走投无路、销声匿迹!

琼北海口琼山澄迈一带海岸线,国民党士兵如同过江之鲫、豕突狼奔,三五一群或整营或整团地纷纷上岸。岛北一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哨卡、炮楼、碉堡、兵站,沿北岸“弯弓形”一字摆开,如蚁连缀,如蛇逶迤,真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沿着圆形全岛边缘海岸线,则是纲举目张、撒下渔网,企图一举鲸吞了小小岛上的红色武装。久经沙场“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中共琼崖纵队的战士们,真正第一次感觉到了薛岳用兵的狠毒与老辣。

詹汉行与陈水航在秀英炮台下隐蔽观察了一天,只待到天色将黑、海雾笼罩上来之时,才安全撤离了秘密观察点,悄然返回了儋州营地。回到儋县中和镇外的一间茅寮中,总算可以喝上一口热水,吃下三个冷饭团了。

海南的冬天,漫天只有冷风阵阵来袭,阴雨时断时续。几个月里,不见朗日白云,不见碧海蓝天,几乎满天都是毛毛细雨织成无边大网,弥漫八荒,笼盖四野。墙壁长出绿霉,石头长出青苔。说冷吧,其实海岛一年四季不见霜雪,不会结冰。但岛上的这种湿冷、阴冷、潮冷、久冷,却能刺入骨髓,咬痛筋骨。

詹汉行回到营地,便叫来五大队的副大队长与参谋长几个人,立即摊开海南岛地图,掌着油灯凑近身子,仔细标注着各路敌军的番号和移动营房。敌人的机场、军港,以及部队的调动、师团一级的行进路线,都被一一画上了蓝色箭头。幽灵般的蓝色线路,看去就像乌龙毒蛇一般蜿蜒着、延伸着、扩展着,蚕食着整个岛屿的周边。而原先中共琼纵的几大片红色根据地,却每天都在一点点地萎缩、后撤、折转,向岛的中心腹地回撤,被挤压在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黎母山、霸王岭、尖峰岭、鹦哥岭等热带雨林一带。从地图上看,还有一些红色的星星点点,但都是互不相关、各自孤立地散布在不同区域或角落。詹汉行大队长知道,整个琼崖纵队都被薛岳的钢铁大军,碾轧、驱赶到了莽莽大山之中,攀上了悬崖峭壁之峰巅,行径在蛇道蚁踪之间,而且随时都可能面临着断粮断炊,也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的大炮和飞机逐个击破。

不利形势,困窘局面,令人忧心如焚啊!

詹汉行的夫人陈月娥这时熬好了一大碗绿绿的草药汤,一边递给出门好几天的丈夫,一边用手背试一试他的额头。(未完待续)

诗苑撷芳

东坡桄榔庵纪念馆歌

■ 韩国强

在海南省有关领导的重视下,琼儋两府,携手共建东坡桄榔庵纪念馆。2024年5月8日破土动工,同年11月10日竣工,17日举行揭牌仪式。东坡遗风,重放光华。

天涯逢盛世,百废待复昌。
东坡松不老,遗迹遍南疆。
高层作决策,苏学亟弘扬①。
蓝图赢喝彩,敬仰添锦章。
凄凉被驱逐,买地盖茅房。
新居空四壁,容膝暖胸膛。
深清入夜瓮,活火煎茶香。
四邻送薯米,吉贝缝衣裳。
渔翁馈蚝肉,常得黄鸡尝。
凿泉惠黎庶,制墨授良方。
浓芬亲自酿,妙手医骨伤。
买鱼傍江放,母教终难忘。
劝和行大爱,黎汉同举觞。
风靡图笠屐,颂歌仍未央。
门生蒙教诲,折桂破天荒②。
清诗别军使,夜话达天光。
倾情圆父梦,“三书”日月煌③。
栖身成胜概,遗址尽流芳。
高山兮仰止,魅力馆中藏。
图新存旧事,困苦敢担当。
清幽又雅致,举目满衷肠。
风流千古在,打卡火儋阳。

注释:①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保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海南省人民政府制定《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全面推动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开发工作。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率调研组多次到儋州调研东坡文化的保护、传承、修复工作,力推建设东坡桄榔庵纪念馆。

②元符二年(1099)九月,琼山人姜唐佐从学东坡,学业突飞猛进,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东坡遇赦北归题诗赠姜唐佐有“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句。

③三书:指东坡在儋州完成的三部学术著作《东坡书传》《东坡易传》《论语说》。

槟榔谷(外一首)

■ 吉才惠

甘什岭上,古木参天
槟榔林海,幽居山谷

大门前的一块石头
岁月刻下你的名字
大力神图腾
鲜活灵动,刚劲有力
它们用自身的坚韧,守护一方水土
古老的信仰与自然的崇拜
交织在一起
留下黎苗文化的血脉和根基

走进槟榔谷,蔚蓝的天空下
亭亭玉立的槟榔树
宛如黎苗阿妹,温婉恬静
让人不禁心生爱慕

非遗村内,一条文化长廊
穿越千年的时光
悠长的黎风苗韵
在竹木乐器吹响的节奏中
踏歌而来
比邻而居的博物馆里
传承黎苗文化元素的黎锦苗绣
将“纺、染、织、绣”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秀出独特的民族风

在古老的船型屋
尝一口槟榔青果,喝一碗山兰米酒
情感的温度瞬间炽热
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
丰富了想象

槟榔谷,一座黎苗文化的“大观园”
沐浴着槟榔古韵的游人
一半沉思,一半唯美

◎ 古村文山

南渡江畔,灵山秀水
伫立在村口的“文”字雕塑
像是一位饱学之士
诉说着文山村的古今

村里的小巷,时光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
走进古宅院落,每一步都仿佛踏响岁月的回音
历经风雨,从未改变“身份”的“文山八景”
久唱不衰
已演绎成动人的诗篇

一缕古朴的民风,在我的耳边轻言细语
我抬头仰望,只见
古榕树上,一群鸟儿嬉戏欢唱
古榕树下,村民怡然自得
憨厚的脸庞,美如村边的莲花
平凡的日子,好像村里的甘泉井
清冽甘甜